

欽定四庫全書

中國思想史

小叢書

修訂本

序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繩愆糾謬絕長補短之計耳若觀之雖摘藻麗士已而文論予何敢嘗但不偏於刑名則偏於好尚不偏於楊墨則偏於釋道不偏於詞章則偏於怪誕皆不近于王道之純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麗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冑統數萬子弟深入不看沙磧乏水瀚海指揮如意破敵無存未十旬而凱旋可謂勝矣後

价格举报电话：12358
¥ 41.80
市价格监督局监制

金言社

陽明學述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陽明學要述 / 錢穆作 .--臺北市:蘭臺
出版社, 民 90
面; 公分 .--(中國思想史小叢書)

ISBN 957-9154-38-4(平裝)

1.(明)王守仁-學術思想-哲學
2.陽明學

126.4

90002031

中國思想史小叢書 甲

陽明學要述

作者:錢 穆

出版:蘭臺出版社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七十四號四樓

電話(02)2331-0535 傳真(02)2382-6225

劃撥帳戶: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18995335

總經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橋和路 111 巷 10 號 2 樓

電話:(02)22496108

網路書店:www.5w.com.tw

E - Mail:service@mail.5w.com.tw

lt5w@ms59.hinet.net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90 年 2 月

定 價:新臺幣 110 元

ISBN:957-9154-38-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說明

錢穆賓四先生，生前為促進今日國人對我中華傳統文化之認識，曾計劃將其著作分類選編為「小叢書」，以便利青年學子之閱讀。今素書樓文教基金會乃遵先生遺意，以聯經公司民國八十六（一九九七）年之全集版為底本，將先生著作分類重排，出版選輯：中國思想史小叢書甲編一套，包括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朱子學提綱、陽明學述要、中國思想通俗講話五書。

中國思想史一書，乃先生民國三十九（一九五〇）年冬，時臺北張曉峯先生編纂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特約先生撰寫本書及宋明理學概述兩種。本書自春秋之中、晚，下迄現代，分立四十四目，中國歷代主要之思想家及其思想之要點，已在其內。限於篇幅，但作扼要之提點，以待學者自為更進一步之研尋。本書於民國四十一（一九五二）年，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六十六（一九七七）年，先生重校是書，略作增添，交臺灣學生書局重排印行；六十九（一九八〇）年，學生書局再版，又有所校正。

宋明理學概述一書，自宋學之興起，下迄晚明遺老，分五十六目，將此六百年間理

容，再與舊版校對。排編之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〇〇一）年二月

素書樓

文教基金會

學發展衍變之跡，溯源窮流，作簡明扼要之敘述。先生別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五)、(六)、(七)三單元，並涉此一時期學術；有中國思想史一書，對宋明理學亦有提綱挈領之論述；又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適與本書年代相啞接。讀本書者，宜與上述諸書互參。本書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由臺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初版。六十五（一九七六年），先生重加校閱，於明代王學部分略有改定，交臺灣學生書局重排印行。

朱子學提綱一書，乃爲先生撰寫朱子新學案一書完稿後，因念該書篇幅過巨，特撰提綱一篇，撮述書中要旨，並推廣及於全部中國學術史；上自孔子，下迄清末之儒學流變，以見朱子學術承先啟後之意義價值所在。若未能讀新學案全書（共五冊，首冊之前半，即爲朱子學提綱。），讀此提綱，亦可約略得其宗旨。本書於民國六十（一九七一年）交由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

陽明學述要一書，原名王守仁。乃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先生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邀而作。是書雖篇幅不大，但王學之真著精神處，亦已扼要顯露。先生特提醒讀者，「須脫棄訓詁和條理的眼光，直透大義，反向自心，則自無不豁然解悟。」本書初版於民國十九（一九三〇）年，四十三（一九五四）年，先生將原書略加改定，易名陽明學述要，交臺北正中書局重排出版。

目 次

序	三
再版序	五
一 宋學裏面留下的幾個問題	一
二 明學的一般趨嚮和在王學以前及同時幾個有關係的學者	一八
三 陽明成學前的一番經歷	三三
四 王學的三變	三八
五 王學大綱	四七
六 陽明的晚年思想	六四
七 王學的流傳	九六

八 陽明年譜

序

講理學最忌的是搬弄幾個性理上的字面，作訓詁條理的工夫，卻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次之則爭道統，立門戶。尤其是講王學，上述的伎倆，更是使不得。王學雖說是簡易直捷，他的簡易直捷，還從深細曲折處來。這是一本四五萬字的小冊子，若要把王學的深細曲折處一一剖示，自所不能；但王學之真著精神處，亦已扼要地顯露。讀者須脫棄訓詁和條理的眼光，直透大義，反向自心，則自無不豁然解悟。爲要指點爭道統、鬧門戶的無聊，在起首增了兩章，在結梢又添了一章，講及北宋以下理學諸儒的努力和見地，直到陽明末後，以及清儒。雖則粗略已極，對於王學真切的認識上，決非無補。至於陽明一生事業，因本書體裁所限，不得不格外地從略。在第三、第四和第八章裏，雖也敍到個大概，到底有不完不備之嫌。陽明講學，偏重實行，事上磨練，是其著精神處。講王學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於陽明一生的事業。讀者能把陽明全書裏詳細的年譜和近人余重耀的陽明先生傳纂仔細一讀，庶無缺憾。本書所引各家原文，均據黃氏父子兩學案；別有稱舉，則隨條附注，此不備列。著者在人事紛爭之際，草促成書，未能精心結

撰。本所欲言，十不得一，而氣脈文理亦先後有殊。此則深所自疚。其紕繆處，以待大雅之教正。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無錫錢穆識。

再版序

本書成於民國十九年春，距今已二十五年。今年夏來臺北，國人上下，痛於流亡喪亂之禍，羣思所以奮人心，作正氣，以挽頽運而培國脈。總統蔣公提倡王學，朋好相知，謂予此書，可資參發，慾惠再版。十月返港，遂將舊稿略一繙讀，稍有增潤。回念憂患餘生，困乏流徙，所可藉以爲動心忍性之助者，宜不少矣，而所學未見有進；期督之加，彌滋慚疚。覆瓿之物，重災梨棗，亦僅以見其遭亂不學之無狀而已。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十月錢穆識於九龍新亞書院

宋學裏面留下的幾個問題

大凡一家學術的地位和價值，全恃其在當時學術界上，能不能提出幾許有力量的問題，或者與以解答。自然，在一時代學術創始的時候，那時學者的貢獻，全在能提出問題；而一時代學術到結束的時候，那時學者的責任，全在把舊傳的問題與以解答。宋明六百年理學，大體說來，宋代是創始，而明代則是結束。王守仁尤是明代學者裏的重鎮。到他手裏，理學纔達頂點，以後便漸漸地衰落了。所以評論王學的價值和地位，要看他解答問題的一面。那些問題，是從北宋時早已提出，積疊討論，遺傳下來的。現在要講王學，先講宋學裏面留下的幾個問題。

大體扼要地說來，宋代學者所熱烈討論的問題，不外兩部：一部是屬於本體論的，一部是屬於修養論的。他們雖說是意見紛歧，不相統一；但是到底有他們全體一致的見解。他們有全體一致的見解，所以成其爲一時代的學風；他們的意見紛歧，不相統一，便在共同的學風下面保存著他們各人的精神和面貌。他們對於本體論共同的見解是「萬物一體」，他們對於修養論共同的見解是「變化氣質」，許多問題便從這上面發生。

最先提出「萬物一體」的主張的，可說是周濂溪的太極圖說，其次便是張橫渠的西銘。紛歧

的意見，也便從這裏引逗。依據常識的觀念，萬物只是萬物，各個個體是各自分離，各自獨立的。現在要說各個體並不各自分離，各自獨立，像一般的見解。各個體的內質實在是一個更大的全體，而各個體乃其全體之一相。譬如耳目口鼻，只是人面的一相。要叫人棄掉小我的成見，認識大我的真理。這一番理論如何的說起，這一種證據如何的找尋？這是周濂溪、張橫渠提出的問題，而爲一輩宋儒所熱心的討究的。

「萬物一體」的問題，本來也不是宋儒特有的。從各民族的思想史上看來，提出這個問題而加以討究，也已不知幾多次數的了。他們的解答，不外是三點：一是說萬物都是一個天神所創造，所以是一體的；一是說萬物只是一種原質所變化，所以是一體的；一是說萬物只是一個心鏡所照現，所以是一體的。這三種說法，便成了宗教、科學和哲學。有些人天性好動，愛複雜，愛玄妙，他專向外面去尋證據，找說法，結果就有惟神的宗教，和惟物的科學；有些人天性好靜，愛單純，愛切實，他專向自己本身去尋證據，找說法，結果就有惟心的哲學。普通說來，哲學裏有惟心、惟物兩派的爭論，其實惟物派的哲學，只是科學的倡導或是他的宣傳罷了。照我意思，要說萬物一體，只有三種說法，一是惟神論，一是惟物論，一是惟心論。說法不同，他們找尋的證據，也便不同。

周濂溪的太極圖說，是從「惟物」的觀點上說明「萬物一體」的。現在引其原文之一節如

下：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這是說人和萬物最先只是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的起先只是陰、陽二氣，陰、陽的起先只是一動和一靜，但是要求那一動的起先是無可推求的了，所以說是「無極而太極」。太極是推求的最先因，若由此再推求，則更無最先因可見，故說是「無極而太極」。或說萬物是上帝所創造，或說萬物乃吾心所照現，都是尋因於物外。現在是即物本身而言，故更無最先因可見，這便是自然主義的舊論調。

張橫渠的西銘，便和濂溪太極圖說不同。他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他只說著天地萬物之與吾爲一體，卻沒有羅列證據，說出其所以然。

到後來二程手裏，他們極推尊西銘。程明道說：「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程伊川說：「西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朱子也說：「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但是濂溪的太極圖說，則二程生平並未道及一字。這其間顯見有一個道理。原來二程講學，愛從自己心坎上說起，他們不喜歡走遠路，像濂溪的太極圖說那樣，逆溯到天地未生之前，又推廣到萬物之無窮。他們以為要指點天地萬物之一體，不必從天地萬物著想，只叫人反認心體，便已見得。程明道的識仁篇說得很明瞭。他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又說：

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橫渠西銘，原名訂頑。「頑」則是麻木不仁，訂頑裏的意思便是仁，「仁」便是渾然與物同體，學者只須把此意思誠敬地存之於心使得，這是明道的見解。伊川的說法也和明道差不多。他說：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又說：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可見他對於「萬物一體」，亦只從心上說。

講到這裏，雖說是本體上的問題，其實已關涉到修養的方法上去。天地萬物與我一體，這是宋儒所公認的；只是怎樣去認識或說明，纔有異同。有些主張從吾心去體認，有些主張從萬物去參究。這不徒二程與周、張有異同，即周、張自身，從他們著作上看來，已有此異樣的趨向了。濂溪太極圖說似乎近於有惟物論的傾向；但是他的通書，便多從心性上講。橫渠的西銘，雖不涉及陰陽五行之說；但是他的正蒙，便多講陰陽五行了。這一個歧趨，直到南宋朱晦菴和陸象山，纔明白的分裂，明白的對峙。

朱子講格物，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是承著濂溪太極圖說、橫渠正蒙的精神。象山只說立心，說自立，說自省自覺，說心即理，說萬物皆備於我，比較與二程尤其是大程為近。他們的所謂理，便是天地萬物一體之理，一個要即物而格，一個要反求之心。所以朱子極推濂溪太極圖說，而象山則疑為非周子所為，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說他與通書不類。他們往復的辨難，便是這個來歷。

同時對於橫渠西銘，朱子和象山之兄梭山，也有一番爭辨。象山和朱子辨「無極」，便是接著梭山的未竟之論。梭山、象山，他們自然是意見一致的。現在把梭山和朱子辨西銘的意見摘要一說。

梭山的原書早已遺失了。根據朱子答書，大抵梭山以爲西銘不當謂乾坤爲父母，失之膠固。朱子答書云。

……（上文辨「無極」）至於西銘之說，尤更分明。今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含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

此爲朱子第一書。尚有第二書云：

|熹所論西銘之意，正爲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耳。非熹本說固欲如此